

思妃

[著]

三心二意

得
意

之

讲人间真情挚爱善而且美 美艳绝伦
说天下痴男怨女假而且丑 丑态百出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三 心

得 意

思 妃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心二意/思妃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5

ISBN 7-5387-1540-1

I. 三… II. 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728 号

三心二意——得意

作 者:思 妃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张四季

封面设计:门乃婷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书林印刷装订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2004 年 6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540-1/I·1484

全套定价:118.00 元(本册定价:23.60 元)

内 容 提 要

女主人公的美让多少男人倾倒,令多少女人羡慕,她赚钱容易,却冰清玉洁,她得意至极,只把下作男人当猴子耍:

看到男人的丑态,她得意;

看到男人的疯狂,她得意;

得到男人的金钱,她得意!

我为我的秀美骄傲,为我的秀美自豪。

我几乎要喊我的爸爸、妈妈万岁了,因为他们给了我一副漂亮的容貌,真让我得意。得意的时候,真愉快,我可以为所欲为,竟在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心血来潮开起了一个酒店,着实品味了一番做店主的滋味。

神差鬼使,阴差阳错,我不知为了什么选了这样一个好日子为我的天和酒店开业的大吉之日。

将近中午时分,厨师阿林与服务员雯雯等都与本酒店“女王”一般兴奋。他们各自准备着迎接中午饭口将要前来就餐的客人。

得

因暂时无事,我无意间转到二楼包房窗前,向楼外望去。只见楼外人迹稀疏,如火的太阳晒得树上知了拼命呼喊。我不禁心中暗暗叫苦:这般大热天,如何能有客人来?恐怕今日开业难开张了!于是一腔热情不觉冷了一半。

意

忽然,对面楼下一楼一家敞开窗子的窗台上一盆含苞欲放的牡丹吸引了我。那花绿叶娇翠,一枝花蕾昂首直挺而出,煞是可爱!再向室内看去,更是淡雅不俗。我心中暗想:这必定是哪位雅士家小姐的闺房——蝉鸣树梢,纱帐低垂。当真富有诗情画意。这小姐定是在午睡,真是幸福人也!再想到自己,当初何尝不也是这般舒适自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一家新闻单位工作,凭自身的美貌和工作条件,引得许多多情“才子”疯狂追求。可不知怎么,在我骄傲的心里竟对他们无一动情。后来见他们仍苦苦追求,不禁对他们产生反感,加之社里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因为是可以对编

辑发号施令的总编，竟也想起要吃天鹅肉来，而且，比年轻人更加痴迷，这使我更觉得恶心，于是索性再不去上班了。也许是一时心血来潮，就开了这么个酒店。自名为“体验生活”。

想到此，苦笑了一下，便欲转身下楼，张罗我的生意去。恰在这时，一阵微风吹来，撩动那位小姐闺房绣帐，使那帐中藕荷色绵褥和一只玲珑小脚裸露出来。继之，绣帐又被多情的风向上吹动，那绵褥上竟又多出三只脚来，而且是两只大脚，一只小脚。见此，我心中不由得暗叫“晦气！”脸上早已发热，尽管我居于装有空调的凉爽环境里，身上还是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

已经下午一点了，客人还是一个没来。阿林与雯雯等皆急得不住地骂：“这客人都死到哪儿去了！怎么一个也不来？”

我也焦急不堪，只是不好当着众臣下的面流露出来，仍旧装着微笑，安慰众部属：“休要急，客人一定会来的。”

得

意

当我第三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店门终于被推开，走进一男一女两位很有气派的客人。男的头有些秃顶，约有五十来岁，生得魁梧高大，浓眉大眼，高鼻阔口，气度不凡；女的约有二十岁左右，苗条清秀，艳丽脱俗，细看时，唇红齿白，一双秀目含情脉脉，十分讨人喜爱。我只觉得这是父女二人，忙呼雯雯等倒茶，招待本店的第一桌客人。

当雯雯含笑将本店菜谱恭恭敬敬递给客人的时候，那先生只温和地笑了笑，点了点头，友好地看了看我，笑着说：“这店很雅致，人也很整齐。你是店主吧？”

我很佩服他的眼力，只好礼貌地笑一笑。应酬道：“先生过奖了。本店今天刚开业，欢迎您二位光临。”

那先生看了看那小姐，爽快地笑着说：“我们真荣幸！”

那小姐一直端详着我，这时淡淡一笑，说：“姐，您不必客气，我们是邻居。我姓赵，对面窗台上摆牡丹花的就是我家。”

她指了指窗外，又指了指那先生，接着说：“他是我们公司刘总经理，以后我们会常来打扰你们的。”

我的天！想不到我方才偶见的“晦气”竟是他们二位！我的目光不禁向二人脚下投去，一时感到无话应对，只连声说：“欢迎，欢迎。”

刘总经理听了赵小姐的话，连连摆手，说道：“什么总经理不总经理的，我们到饭店来就是一般的客人。今天人家酒店开业，我们也不能吝啬了。”说着，自皮包里取出一捆钞票，爽快地说：“老板，就看着给我们弄点吃的来吧！”

我看那一捆百元钞票，一定是一千元，忙说：“刘总，你们只有两个人，哪用得着这么多钱？还请刘总根据自己的口味点两个菜吧。”

刘总经理笑了笑，淡淡地说：“我进饭店从不点菜！请把你店里拿手的菜做两盘来。我与赵秘书还急着去办事。”

他说话时，几乎没有抬起脸来，只低头看着我店菜谱。

无奈，我只好亲自到厨房与阿林等商量了一下，给这总经理与秘书安排了四道风味菜。刘总经理与赵秘书吃过，欢喜而去。

今日仅这两位一餐饭，我店纯利七百余元。没想到“晦气”反带来了大吉利，但愿这样的客人常来！

这样的客人真的多了起来，让我感到开酒店真热闹。食客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皆有光顾，做为店主自然要学会应酬这形形色色的“上帝”。

我想开店若无阿庆嫂“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的本事恐怕这店是很难开得成的。

今日上午，本店刚刚打开店门就有三位打扮入时、妖艳绝伦的小姐前来就餐。这三位出手很大方：三个人一顿早餐竟点了六盘很

像样的菜，总计消费五百余元。餐后一位穿白色超短裙的悄声对我说：“姐，我们能不能在您这儿记帐？如果可以，以后我们会多领些朋友来。”

闻听此言，我不禁对这三位的身分产生怀疑，她们是做什么的？素不相识，竟能提出这般要求来！于是，我只好委婉地答：“小妹这真让姐为难了。我这小店尚未开此例，况且姐最近手头紧，还请……”

我说到此，那小姐便接言道：“姐，不要说了！我也不过是开个玩笑。”

说着自手提包里取出一把钱来，随便向雯雯一丢，板下脸来问：“够吗？”

我见她丢在桌上的钱皆百元面值，共有八张，乃笑道：“太多了。雯雯快把多余的找还给你姐。”

雯雯正欲找钱，那小姐只把手一摆，说：“不用找了，下次来再算吧！”随即呼另外两位起身而去了。

这三位小姐刚出门，雯雯即忍不住骂道：“小妖精似的，真能装阔！这钱还不知是怎么挣来的呢？”说着，她开始收拾狼藉的桌面，因见六盘菜多被吃光，又骂道：“这小妖精一大早就这么能吃，必是昨晚干会么活累着了！”

我忍不住笑骂雯雯道：“傻丫头，不许胡说！”

尽管雯雯这般恼恨这三位“小妖精”，傍晚时分，她们竟又折回酒店来，而且又多了三位先生相陪。他们六个人先要了包房，随即一位大胡子先生点了菜，要了酒水。待雯雯等将酒菜端入后，那大胡子单独将我叫出，含着诡秘的笑，请求道：“老板娘，我们几个要谈点要紧的事，请行个方便，别让人随意打搅。这点小意思您先收下。”他说着，将二百元钱硬塞到我手中。

望着这两张神秘兮兮的钱，我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如硬退还

给大胡子，必然惹他气恼；如愉快收下，万一闹出什么事来，今后我这店可怎么开得下去呢？况且我一个姑娘家，竟被人唤做“老板娘”，又求我行什么方便，真是羞煞人也。

于是，我只好把钱交还到大胡子手中，淡淡地对他说：“这钱待结帐时一起算吧！我店包房费每小时六十元，如先生与小姐们有事要谈，我们尽量不打搅就是了。”

那大胡子见我态度严肃，也不敢再嬉皮笑脸地叫什么老板娘了。只随口说了一句：“好！爽快。”说罢退入包房中并随手将门紧紧地关上了。

常言道：“好事不避人，避人无好事！”

我明知这三对男女在包房中肯定不会做出什么光彩事来！但为了生意，怎好将客人拒之门外呢？无奈何，只好随他们的便吧！

说来也怪！今天我也不知怎么了，竟对这三个“小妖精”与这三个男人之间的事关心了起来。我先是在包房门外静立了一会儿，只听包房内劝酒的声音和男女打情骂俏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我暗暗思忖道：“但愿他们胡闹到这般地步就终止吧！”

因恐被雯雯等看到我在包房外窃听客人谈话，我乃悄悄闪身躲进了隔壁一间小包房内，静静地听着这几位活宝最终搞些什么名堂。

不多时，这几位的笑闹声便越来越小了。一会儿，便有一位“小妖精”用很低的声音说：“先别闹，去看看门外有没有什么人。”

“放心吧！我已跟那漂亮的老板娘谈好了。不会有人打搅的！”大胡子的声音刚落，我即听到了他们包间开关门的声音。一个男人说说：“一个人也没有，老板娘很讲究！这回都放心吧！”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方才大哥说老板娘漂亮，这话一点不错，咱哥们儿走南闯北，美人儿没少见，可像这位老板娘这样的还真没见过几个！”

湯

意

一个女人怀有醋意的声音：“你们真没劲！老板娘漂亮，你们干脆把她也叫来，一起玩玩呗！”听到这儿，我心中暗骂：“真无耻！”

大胡子可能是见那小姐不高兴了，只听他“哈哈”地大笑过后，低声说：“算了，别说什么老板娘不老板娘的了，还是我这三姐妹漂亮！我们是不是可以办正事了？”

那位穿短裙的“小妖精”的声音：“可以是可以，但还请三位先买单，老规矩。”

只听拉皮包的声音过后，大胡子的声音：“这些够不够？”

一个“小妖精”的声音：“再加一篇儿吧，我们姐儿仨每人七百。”

一个男人的声音：“小意思！”

这还了得吗？这六位怕不是在包间里做卖淫的勾当吧！这可如何是好？我心惊肉跳，呼吸几乎都要停止了，只静静地听着。

“我们哥仨，对你们姐仨，嘻嘻！大家一起做吧！嘿嘿。”一个男人的声音。

“怪不好意思的呢！”一个“小妖精”忸怩的声音。

“你这……”

“他这……”

三个“小妖精”们重复的几乎是同一种判断，十分下流，直听得我脸上热辣辣的。

“啊——”不知是哪个“小妖精”呼喊了一声，吓了我一跳。我虽未结婚，但男女之间的事在书中也读过，可以说略知一二。我想必是这伙狗男女在结群交欢了。我真不敢再听下去，又怕弄出声响让他们发觉我在偷听。一时也顾不得体面，悄悄脱了高跟鞋，用手提起，慢慢地打开小包房门，幸好没发出一丝声响，急急轻移脚步，走下楼来。快到一楼大厅的时候，我才忙着低头穿上鞋，装做无事一样，走到吧台前。见只有雯雯一人那里，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双手捂

住胸口，说道：“真是吓死我了！”

雯雯见我神情有异，忙悄声问：“姐，是不是那几个小妖精在咱这儿挣钱呢？”

我摆了摆手，又点了点头，问雯雯：“这可怎么办呢？”

雯雯笑道：“这有什么？现在饭店里这种事多着呢。姐，你没开过饭店，不知道。这种事我在别的饭店遇着好几次了！你别理睬他们，只当什么也没见到、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就行了。”

人啊！怎么进化来进化去，反倒像禽兽一样了！我十分气愤这三对男女的丑恶行径，想过要报警，让警察来收拾他们。但又恐与他们结下冤仇，将来遭其暗算，只好如雯雯所说的，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般。

不知过了多久，那包房内传出了喊服务员的叫声。雯雯忙跑上去问：“先生、小姐需要什么？”

得

看来雯雯真是是个干练的前台服务员，她应酬得这样自然，我一时放下心来。

意

“请拿瓶好酒来！我们谈得高兴，再多喝几杯！”是大胡子的声音。

“要什么好酒？我们这儿有洋酒，也有茅台、五粮液。”雯雯不紧不慢地推荐着，显得自然得体。

“洋酒没意思，拿瓶茅台吧！”大胡子很随便地说。“好！马上就来。”雯雯答应着，径下楼来取酒。

我忙取过吧台里的茅台递与雯雯。雯雯诡秘地笑了笑，摆摆手，悄声对我说：“这是真的，不给他们！给他们喝假的就行。”

她果真到后面取了一瓶我们进的假茅台来，朝我摇了摇，吐了吐舌头，嘻笑着急步送上楼去了。

我在吧台里只听楼上一位“小妖精”妖声妖气地说：“让大哥破

费了!”大胡子兴奋地说:“小意思!今天又喝茅台了。来,小姐,请先给这三位小姐满上!”

片刻,雯雯嘻笑着走下楼来。楼上便是一片劝酒声和赞扬美酒声。我与雯雯听了,相互看了一眼,会心地笑了。

我长了近三十岁,这是我第一次骗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愚弄了别人以后的感受。

夜晚十点,大胡子等三位男士先走出包房,下楼时对我与雯雯道:“打搅了,帐由三位小姐付。再见!”说罢便出门叫了出租车离去了。

雯雯送走了这三位,急忙回来对我说:“姐,那三个妖精可能上当了!”她说罢,也不待我答言,径抢步上楼进入包间。我也急忙跟了上去。只见那三个“小妖精”个个面红耳赤,仍在喝着杯中的“美酒”。

得

雯雯道:“三位姐,你们的三位朋友已走了。”

意

穿白色超短裙的那位“小妖精”闻言大吃一惊,问道:“他们说去洗手间,怎么走了呢?是不是帐还没结?”

雯雯道:“他们说由小姐们来买单。”

“我们上当了!”三个“小妖精”几乎同时喊道。

“一共多少钱?”一位“小妖精”问。

“一共两千零五十,我姐说收两千!”

雯雯果真精明。穿超短裙的“小妖精”叹息了一声,对伙伴道:“今天这活儿白干了!”说罢,将桌上的两沓百元人民币向桌对面一推,无可奈何地对雯雯说:“拿去吧!”

谢天谢地,我店今天总算没被人骗了!多亏了雯雯。

开业以来,本店生意一日好过一日,这让我紧张不安的心情渐渐平静甚至开朗起来。当初心血来潮也是为了和单位那位无耻的

领导呕气，“不为五斗米折腰”，竟毅然不顾编辑职业，向朋友借了二十余万元钱，开起了这么个酒店。如果经营亏本，我恐怕真要无颜见江东父老了！幸亏天助我成功，让我在几天之内竟连续赚钱。如按这几日经营情况推算，用不了几个月，我便可还清债务，成为真正的老板了。但愿上苍成全，切莫让我空欢喜！

创业是艰难的，创办这个酒店我付出了多少，吃了多少辛苦，我内心十分清楚，故而，我万分珍惜“天和”酒店。

据说要开好酒店，关键在于与客人搞好关系。我店有雯雯这位好“前台”，我自然省了好多心思。通过昨晚雯雯接待几位“小妖精”与那三位“色狼”的本事，足可看出雯雯的精明。

雯雯今天只有二十岁，个子不高，长相也不很出众，终日总是微笑着，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她有什么心计。没想到，在处理问题时，还真能摸清客人心理，一言一笑皆不失体面而且是恰到好处。

今日上午我还忧虑昨晚收了那三位“小妖精”二千元钱，会不会引起她们的忌恨。雯雯却只淡淡一笑，说：“姐，你可真有意思！这号人管他忌恨不忌恨呢，反正她们的钱挣得也容易。”

真看不出她还真有主见！

雯雯话音方落，店门开处，那三位“小妖精”又来了。对于第三次上门的回头客人，开店的自然要热情三分。不待我吩咐，雯雯早已微笑迎上前去，寒暄道：“三位姐姐又来了！你们必是家在附近住吧，今天要吃点什么？”

那位穿超短裙的笑着答道：“小妹妹真行！我们就在后一栋住，我姓张，你就叫我张姐好啦！”

她又指了指同来的二位说：“这位姓常；那位姓李。以后我们就在你家定点就餐。今天请看着给我们弄点吃的吧，上次不是还多余了一点钱吗！就按那点钱，看着给姐准备吧！”

我因有昨晚的事，知此三位的“职业”，乃特意仔细端详了这三

得

意

位。那位张小姐身材十分匀称，苗条白净，虽算不上绝色美人，也是百里挑一的标致人物。我见她便想到汉代的赵飞燕，只可惜她做了这般营生。那位姓常的恰与“赵飞燕”相反，身材丰满，行动时一对巨乳和两臀肥臀交替颤抖着，特别性感，加之面若银盆，五官清秀，当真如杨贵妃再世一般。另一位姓李的小姐更是天生的风骚相，一双媚眼撩人，一身忸怩懒散态，面上总是带着微笑，显得温柔随和，初见之，的确讨人喜爱。看着这三位，我心中暗道：“皆是爹生母养的女儿，怎么竟干上了这种营生？可惜！真是可惜了好人儿了。”

我正想着，那位张小姐朝我一笑道：“姐，看你气质，你准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你又这般漂亮，怎么在这儿开酒店呢？”

我闻言苦笑了一下，说：“姐没有什么可做的，不开饭店吃什么呀？又没有人肯养我，哪像你们这么年轻，有许多朋友关照？”

那姓常的小姐闻听我这般说，忙抢言道：“姐，凭你这般风度和美貌，小妹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很像样的朋友，只不知姐愿不愿意？”

常小姐一定是误会了。我岂敢结交她的那些朋友？于是我连忙说：“千万不可！姐生性孤僻，不愿结交什么朋友。多谢小妹好意了。”

恰好这时雯雯将饭端了上来，我便转过话题道：“妹妹们觉得我家菜的味道如何？”

张小姐应道：“不瞒你说，我们每天都在饭店吃饭，你家饭菜的确很好，若不我们怎能总来呢？”

听到她这样的话，我心里更加有底了。同时，也对她略有了一点好感，便问：“你们三位在哪个单位工作？我见你们很有钱，收入一定很可观吧！”

微笑着的李小姐随口说：“我们哪有什么工作呀！去年毕业，分配我们去中学教学，我们三个觉得没意思，就没有服从分配，现在都是‘流浪汉’呢！”

“你们原来是大学生，不简单！为什么不抓紧找工作，不工作钱又从何来呢？”我问。

张小姐忙插话：“这年头费力不挣钱，挣钱不费力。我们也不想找工作了，每天帮朋友点忙，朋友自然也不会亏待我们。”

听了这两位的话，我心中不觉一动。暗道：“如果我们的大学生都有这种观念，或像我这般，只为了挣钱，我们的国家还会有什么希望呢？”

我深深地为自己放弃工作而开饭店感到内疚，暗下决心，要在开饭店挣了钱后，捐助一下教育事业，以赎自己辜负国家培养一场的罪过。

清晨，天上飘下了毛毛细雨，一连几天干热的空气变得湿润了。我推开二楼包房的窗子，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到分外舒适。

对面赵小姐家的牡丹花已盛开了，室内纱帐依旧低垂着。我心中暗暗猜测：这两天赵小姐与刘经理没来光顾，很可能是她不在家，否则夜晚睡觉为何不拉窗帘呢？说不定她归来太晚，忘记了拉窗帘。

我正贪婪地吸着湿润的清新空气，猜测着赵小姐是否在家。突然，纱帐撩动，从帐内滚出雪白的一个人来，浑身赤条条的，落地即面向纱帐站起。我见那人背影，已知是刘总经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裸体的男人，不由得心中一惊，不自主地后退了两步。欲待转身回避，又有一种好奇的感觉，乃回身将包房门反锁上，又回过头来拉上了窗帘，只透过窗帘缝隙窥其行为。

我自知窥视他人隐私是十分卑鄙的，但今日不知何故，忍不住好奇心理，意然做了出来。

这对男女真是太淫荡了！古人所谓：“芙蓉帐里腾挪玉体，翡翠衾中款摆柔腰”恐怕也不过如此吧！

二人真是欲演欲烈……

没想到,那赵小姐毫无痛苦之情,反倒欢天喜地地慢慢站起身来,又与刘总经理打闹了一回,方才开始穿上内衣……

我暗想赵小姐与刘总经理之间感情的纽带一定是钱与权,无此二者,年轻美貌的姑娘,如何能看中那位已开始脱发的半老头子呢?

我偷看他人的隐私,本应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可我不仅不自卑,反到有一种崇高的心理油然而生。

当初,我做编辑时,出版社的纪仁总编就曾对我怀有不轨之心。如我同赵小姐一般,恐怕今日早就荣升为编辑室主任或者副总编什么的了!正因为我还有一身傲骨,不仅敢于得罪霸道的上司,还不受他凭空强加的“鸟气”,宁肯不要万人仰慕的职业,而甘心去做一名自食其力的个体户!这与赵小姐比,怎不让我感到自己的伟大呢?

赵小姐已与刘总经理衣冠楚楚地站在窗前欣赏那牡丹了,我思忖道:“他二人定会来我店就餐的。”

于是拉开窗帘,返身打开包房门,径下楼来,与雯雯等忙着整理店面,准备开业!

果然,我店刚刚打开店门不久,刘总经理与赵小姐说说笑笑地走了进来。刘总经理只与我、雯雯打了招呼,赵小姐却显得格外亲热,拉着我的手问:“姐,开业几天效益怎样?”

我笑着答道:“谢谢妹妹的关心。开业这几天还好。这么早你二位就来了,是不是今天公司有什么大项目要谈?”

刘总经理接过话来,说:“老板就是老板,真是赛过诸葛亮!我与赵秘书马上要去机场接广州一家大公司的老板,的确有一笔大生意要谈。这样吧:我们中午一定去大饭店给他们接风。今晚请你给我留一下包房,准备一些拿手的特色菜,我们晚上八点钟来如

何？”

我闻听此言，十分开心，忙应道：“好说，刘总尽管来就是了。您二位早点吃点什么？”

刘总经理道：“随便吧，要快一点！”

我忙吩咐雯雯道：“你去后边与阿林说一声，快点弄点讲究的东西来，刘总与赵秘书还有急事！”

不等我交待完，雯雯早欢欢喜喜连蹦带跳地去安排了……

送走了刘总经理与赵秘书，我与雯雯、阿林等正在商议着晚间给刘总经理上什么菜，准备什么酒等事，忽然，电话铃响，雯雯忙去接了电话，说是派出所打来的，请老板去开有关治安的会。

派出所相招，怎敢不去。于是，交待了店里的事，换了换衣服，径去开治安会了。

会上，派出所高所长主要讲了公安部门近期严打刑事犯罪及治理社会环境，查处公共场所卖淫、嫖娼等工作的具体步骤。希望所辖地域内的公共场所负责人大力配合，不给坏人创造条件，发现可疑迹象要及时报告，配合公安部门工作。

会后，高所长单独叫住我：“肖雪，不记得我了？我是你的中学同学高峰啊。前些日子听一些同学说你要开饭店，真开起来了，不简单呀！”

我这才恍然想起，他真是我中学时的同学，那时他是我班里顶调皮的学生，最爱打仗。于是，笑着对他说：“哟，真是你呀！我说方才我一来见你就感到面熟呢。我们分别十余年了，你穿了警服，真认不出了。当所长了，干得不错！这回好了，我开饭店，有您这位大所长做保护神，我就更放心了。以后请多关照啊！”

“说哪的话，还望老同学多配合工作，以后少不了要讨扰老同学请喝酒哟！”

“只要老同学看得起，我就荣幸之至了。”临别，我们互相留了

湯

意